清華簡中所見墨家著作考♠

廣瀨薰雄*

摘 要

本文探討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及《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學派歸屬，論證此三篇皆爲墨家著作，並推測《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撰寫年代離公元前 380 年不遠，其作者可能爲楚國墨家。

關於《虞夏殷周之治》的學派歸屬，因爲《墨子·三辯》中有與本篇幾乎相同的文章，可以確定本篇是墨家著作。至於《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本篇包含非命、尚賢、兼愛等觀點，本論文對這些觀點進行分析，說明這些觀點可以與《墨子》直接聯繫起來，不可能來自墨家以外的學派的類似思想。

墨家著作的發現有助於了解早期墨家的思想與發展脈絡，並能夠推動《墨子》各篇形成年代的研究。

關鍵詞：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墨家

♠ 本文日文版已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26 號（2022）上發表。今以中譯稿形式送審，已根據兩份審查意見修訂完畢。

* 岩手大學平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A Study on Mohist Writings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Hirose, Kunio*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Yu Xia Yin Zhou*（虞夏殷周之治）, *The Way of Governance*（治政之道）, and *The Way of State Governance*（治邦之道）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three writings are all works of the Mohist school, and speculates th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 Way of Governance*（治政之道） and *The Way of State Governance*（治邦之道） is not far from 380 B.C., and their authors may be the Mohist school of the State of Chu.

As for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Yu Xia Yin Zhou*（虞夏殷周之治）,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this writing is a work of the Mohist school because there is almost the same text in "Three Arguments"（三辯） of *The Mozi*. As for *The Way of Governance*（治政之道） and *The Way of State Governance*（治邦之道）, these writings contain viewpoints such as against fate, exalting worthiness, and universal lo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viewpoints and explains that they can be directly linked to *The Mozi* and cannot come from similar ideas of schools outside of Mohism.

The discovery of Mohist work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Mohism, and can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various chapters in *The Mozi*.

Keywords：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The Governance of Yu Xia Yin Zhou*（虞夏殷周之治）、*The Way of Governance*（治政之道）、*The Way of State Governance*（治邦之道）、the Mohist school

---

♠ This article has been published in *STUDIES ON CHINESE EXCAVATED MATERIALS* No. 26.

* Professor, Centre for Hiraizumi Studies, Iwate University.

一、前言

戰國時代，墨家是天下顯學。然而，目前可知的出土戰國古書中，學界廣泛認爲與墨家有關的文獻卻屈指可數。第一是信陽 1 號墓出土古書，李學勤先生認爲此書是《墨子》佚篇。[1]第二是上博簡《容成氏》，趙平安、饒宗頤、郭永秉等學者認爲《容成氏》反映的是墨家思想。[2]第三是上博簡《鬼神之明》，該篇說「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此主題與《墨子・明鬼》密切相關。[3]管見所及，過去有人指出與墨家思想有關的出土戰國古書只有這三篇。

至今公開的清華簡中，有兩篇文獻被人指出與墨家思想有關：一篇是第八冊所收《虞夏殷周之治》，另一篇是第八冊所收《治邦之道》和第九冊所收《治政之道》。[4]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爲這些文獻是墨家以外的學派的著作。本文試圖論證清華簡的這兩篇古書確實是墨家著作。在這個見解的基礎上，討論這些文獻對墨家研究有什麼意義。

二、《虞夏殷周之治》的學派歸屬

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只有三枚簡，共一百零五字，全文如下：[5]

曰昔有虞氏用素。
夏后受之，作政用佸，首服收，祭器四連，作樂《竽管》九成，海外有不至者。
殷人代之以三，教民以有威威之，首服作𡍮，祭器六瑚，作樂《韶》、《濩》，海內有不至者。

[1] 李學勤：〈長臺關竹簡中的《墨子》佚篇〉，《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 341–348。

[2] 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華學》第 6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 75–78；後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248–254。饒宗頤：〈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成氏》——兼論其與墨家關係及其他問題〉，《九州學林》總 1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2–15。郭永秉：〈從《容成氏》33 號簡看《容成氏》的學派歸屬〉，《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2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188–194；後收入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44–154。

[3]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虞夏殷周之治》、《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三部文獻，依序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10-13（原大圖版）、71-84（放大圖版）、135-147（釋文注釋），20-21（原大圖版）、105-106（放大圖版）、161-164（釋文注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3-11（原大圖版）、29-71（放大圖版）、125-152（釋文注釋）。以後所引簡文，咸出此二書，爲求簡潔，逕於引文加註簡號，不另出註。

[5] 本文引用簡文時，基本採用寬式釋文，但對本文的討論至關重要，或解釋有爭論的地方採用嚴式釋文。

> 周人代之用兩，教民以儀，首服作冕，祭器八簋，作樂《武》、《象》，車大輅，型鐘未弃文章，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

該篇首先說「有虞氏用素」。素，質樸，是不加任何裝飾的意思。[6]這是該篇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統治。其後逐次介紹夏、商、周三代的統治手段和禮樂制度，說隨著新王朝的出現，頭上的裝飾、祭器、音樂等越來越華麗繁縟，國家的威信卻一朝不如一朝。

關於《虞夏殷周之治》的學派歸屬，石小力先生說：「這（引用者按：《虞夏殷周之治》的內容）反映了道家崇儉戒奢的治國思想。」[7]然而，道家不是特別主張「崇儉戒奢」的學派。石先生沒有說明爲什麼該篇的「崇儉戒奢」思想和道家可以聯繫起來，此說未免令人感到有些突兀。

網友「悅園」對石小力先生的說法做過評論，說：「與其說簡文反映的是道家崇儉戒奢的治國思想，毋寧說是反映了墨家節用尚儉的思想。」[8]這個意見很有道理，但「悅園」只說了這一句，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其實，《墨子》中有與《虞夏殷周之治》極爲相似的論述。那就是《三辯》的一段：

>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9]

開頭「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說的是《虞夏殷周之治》所謂的「虞氏用素」。接著說商湯王「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周武王「自作樂，命曰《象》」，也與《虞夏殷周之治》一致。末尾「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云云可以說是對《虞夏

[6] 參看整理者注〔一〕，同註 4，頁 162。

[7] 石小力：〈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8），頁 58–60。

[8] 〈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治》初讀〉，簡帛網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46），2018 年 9 月 24 日。

[9] 本文所引《墨子》爲〔清〕孫詒讓校本。〔戰國〕不詳撰，〔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1986）。以後所引《墨子》，咸出本書，為求簡潔，逕於引文加註篇名，不另出註。

殷周之治》最好的解釋。根據這個例子，筆者認爲《虞夏殷周之治》是墨家著作，《墨子·三辯》和《虞夏殷周之治》的主題是非樂和節用。

饒有興趣的是《虞夏殷周之治》反映所謂的退步史觀。退步史觀是「認爲人的歷史從好的時代到壞的時代、從高明的古代到低劣的現代退步或墮落」的歷史觀，常見於道家著作中。[10]從這一點看，石小力先生說該篇反映道家思想也有一定的道理。[11]但道家的退步史觀連聖人的統治都一律否定，而《虞夏殷周之治》和《墨子·三辯》把堯舜的統治看作理想狀態，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墨家的退步史觀或許源自道家思想，但即便如此，《三辯》也不能說是道家思想本身，而是墨家利用道家思想講的非樂思想。按照同樣的道理，《虞夏殷周之治》也不能說是道家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上博簡《容成氏》中也能看到退步史觀。《容成氏》開頭說「【容成氏、大】庭氏之有天下，厚愛而薄斂焉，身力勞百姓」（35 號簡下），接著說尊盧氏、赫胥氏等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其德酋清，而上愛下，而一其志，而寢其兵，而官其材」（1～2 號簡）。[12]這是《容成氏》理想的統治。其後，某位帝王（由於竹簡殘缺，無法得知王名）的時代首次賜予爵祿，繼位的有虞迴說「德速衰矣」（32 號簡）。再看王位的繼承方法，古帝王採用禪讓，但夏啓攻益登上王位，商湯王、周武王放伐桀紂奪取了王位。單育辰先生指出：「《容成氏》著者視上古時代爲最理想的社會，但越往後社會秩序就越衰退，是持一種社會退化的史學觀念。」[13]

關於《容成氏》的學派歸屬，有儒家說、縱橫家說、墨家說、雜家說等各種說法。[14]筆者認爲，從採用退步史觀這一點看，《容成氏》確實很有可能是墨家文獻。[15]如果此說不誤，似乎可以說退步史觀在墨家內部相當普遍。

比較《虞夏殷周之治》和《墨子·三辯》，前者講有虞氏、夏、商、周四代，結構整

[10] 「退步史觀」是池田知久先生給道家著作中所見的這種歷史觀起的名稱。參看池田知久：《老莊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0），頁 277。

[11] 渡邊卓先生認爲《墨子·三辯》的理論依據是道家思想。他說：「《莊子·馬蹄》說：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鼓腹而遊；及至聖人制作禮樂，民爭歸於利。衆所周知，道家既重視太古的素樸，同時也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認爲傳統文化擾亂自然性情。只要把這兩個思想結合起來，當然就形成否定音樂的思想。《三辯》作者主張非樂的依據是這種道家思想，已經忘記了爲天下萬民的利益提倡的非樂本來的邏輯。」說見《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3），頁 532。

[12] 關於《容成氏》簡文排序的以往各種說法，參看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1–2。

[13] 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同前註，頁 289。附帶講，單先生還說：「這（引者按：即這種史學觀念）和春秋戰國時期大多數學派，如儒道墨所持有的觀念是一致的。」關於這一點，筆者不能同意單先生的看法。

[14] 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此不詳細介紹這些說法的具體內容。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同前註，頁 285–287 全面介紹各家說法，請讀者參看。

[15] 參看本文前言所引趙平安、饒宗頤、郭永秉等學者的研究。

齊，邏輯清晰；後者則把堯和舜混淆起來，沒有提到夏朝的統治，卻把周代細分爲武王的統治和成王的統治，結構比較亂；而且只討論非樂，邏輯有點扭曲。從這幾個不同點看，《虞夏殷周之治》的論述可能比《三辯》更原始。《三辯》把這個論述嵌入墨子和程繁的問答框架中，並且增益了一些內容，導致了邏輯不順。因此筆者認爲《虞夏殷周之治》的形成年代比《三辯》早。

另外，整理者指出，類似內容見於《韓非子・十過》和《說苑・反質》。這兩篇的內容相同，是秦穆公和由余的對話。在此看《韓非子・十過》：

>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16]

這段文章與《虞夏殷周之治》雖然文字內容不很一致，但邏輯基本相同，要表達的意思也一致。「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是「用素」的階段，其後舜→禹→殷人相繼而立，時代越後，裝飾越華麗，不歸順的國家也增加了。

值得注意的是，節儉不是《韓非子》這一段的主題。這是十過之六「耽於女樂」中的一段。這個故事中，秦穆公聽了由余的這番話，覺得由余是聖人，鄰國有聖人對秦國是一個憂患。因此穆公把女樂送給戎王，戎王「耽於女樂，不顧國政」，最後導致國家滅亡。可以說，《韓非子・十過》的這一段也是節用思想和非樂思想結合而成的。這似乎暗示《韓非子・十過》的這段文章源自墨家文獻。

綜上所述，如果《虞夏殷周之治》果真是墨家著作，我們能夠合理地解釋所有相關文獻。因此筆者認爲，《虞夏殷周之治》果真是墨家文獻。

---

[16] 本文所引《韓非子》爲張覺校本。〔戰國〕不詳撰，張覺校疏：《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三、《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學派歸屬

（一）關於撰寫年代與學派歸屬的以往討論

1、成立年代

清華簡（八）所收《治邦之道》和清華簡（九）所收《治政之道》原來是一篇文獻，在合併後成爲首尾完整的一篇（《治政之道》在前，《治邦之道》在後）。[17]在此，爲了討論之便，仍然把《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兩者分開。

《治政之道》的公開給我們帶來了只讀《治邦之道》時想不到的許多信息。依筆者看，尤其重要的是，根據《治政之道》的記載可以大致知道這個文獻的撰寫年代。《治政之道》32～33 號簡有如下一段話：

> 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盡自失秉。夫諺有言：「斬柯斬柯，其則『不』遠。」遠監夏后、殷、周，邇監於齊、晉、宋、鄭、魯之君，是盡夫興人之過者。

《治政之道》的作者說「邇監於齊、晉、宋、鄭、魯之君」，可見本文的撰寫時間離齊、晉、宋、鄭、魯衰落的時代不遠。這是弄清撰寫年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在此看一下李守奎先生製作的「春秋末年各國形勢一覽表」：[18]

齊	田氏代齊，至楚肅王二年（前 379 年），姜齊絕祀。
晉	三晉分晉，至楚肅王五年（前 376 年），三晉滅其君。
宋	楚頃襄王十三年（前 286 年），齊滅宋。
鄭	楚肅王六年（前 375 年），楚滅鄭。
魯	三桓分魯，家臣秉正，至楚考烈王十四年（前 249 年），楚滅魯。

春秋末年各國形勢一覽表

[17] 參看賈連翔：〈從《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戰國竹書「同篇異制」現象〉，《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20），頁 43-47。

[18] 李守奎：〈清華簡《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與文本的幾個問題〉，《文物》第 9 期（2019），頁 48。

姜齊滅亡在前 379 年，晉國滅亡在前 376 年，鄭國滅亡在前 375 年，這三個國家的滅亡都在公元前 370 年代。這個時候，魯國雖然還沒有滅亡，但魯君早已失去了實權，即該篇所謂的「失秉」。本篇的作者列舉春秋戰國之際的國君被臣下篡位的例子，以此激起國君的危機感，讓國君接受自己的主張。

按照這個理解，《治政之道》這句話反映的大致是公元前 380～370 年的國際形勢。李守奎先生說：「清華簡中明確標明成文時代上限的有兩篇，分別是《楚居》和《繫年》。這兩篇敍事都到悼哲王，因其有諡，可知最早作於肅王時期。清華簡中除了《詩》《書》等古典文獻外，戰國人的時作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完成於肅王時期。」楚肅王的在位時間正好也是公元前 380～370 年，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李先生認爲《治政之道》作於肅王或宣王時期，此說基本可從（但我們的最後結論與此稍微有所不同，見下文）。

2、學派歸屬

《治邦之道》公開時，整理者劉國忠先生在【說明】中說該篇所講的是墨家思想：

> 簡文圍繞如何治國安邦展開，其中許多論述與《墨子》一書的思想關係密切，涉及尚賢、節用、節葬、非命等內容，應該是一篇與墨學有關的佚文。衆所周知，墨子是戰國初年的著名思想家，墨家學說在戰國時期曾爲顯學，但此前與墨學相關的出土材料比較少見。本篇簡文的面世，對研究墨家學說及其在戰國時期的傳播頗有價值。[19]

當時可能大多數學者同意了這個結論。馬騰先生撰文論證《治邦之道》是墨家著作。他對《治邦之道》中所見的非命思想、兼愛思想和尚賢思想加以分析，說明「《治邦之道》對墨學諸論融會貫通，各段簡文穿插體現墨學各論，確如整理者所言，大可視爲墨徒或深諳《墨子》者所撰。」[20]

陳民鎮先生則反對這個看法。陳先生說，《治邦之道》「與墨家思想的相近之處，如所謂的『尚賢』『節用』『兼愛』『節葬』等觀念，亦多見於其他學派的論著，並不能成爲判定該篇性質的依據」，「該篇是戰國中晚期諸子思想交融的產物，總體來說更接近儒家的旨趣」。[21]清華簡（九）出版後，陳先生在兩篇文章中重申這個看法。[22]

---

[1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同註 4，頁 135。

[20] 馬騰：〈論清華簡《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9），頁 63–73。本文中引用的馬騰先生的看法都出自該論文，以下不一一注明。

[21] 陳民鎮：〈清華簡《治邦之道》墨家佚書說獻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9），頁 139-149。

《治政之道》整理者李守奎先生的看法與陳民鎮先生基本相同。清華簡（九）出版前，李先生在《文物》上介紹《治政之道》的內容，說「《治政之道》無論從語言上還是思想上，都表現出以儒家學說爲主、百家雜糅的特點」。在此引用這篇論文的最後一段話：

> 本篇與《墨子》之間的聯繫，《治邦之道》整理報告已經做了充分闡釋。任賢能、反戰爭、行仁愛、睦四鄰等是儒、墨等戰國諸子共有的思想，不存在非此即彼。百家之說，是楚人的公共資源，他們融合諸說，不拘一家，提出自己治國理政的思想。對於這類楚人的政論文，不宜輕易貼上儒家、墨家等的標籤。[23]

李先生在清華簡（九）《治政之道》【說明】中說「從總體上來看，簡文多與孔孟儒家的核心價值觀相合，但並不墨守一家，而是兼收並蓄，儒墨道法諸家思想被不同程度吸收，呈現出融合的氣象。」（第 125 頁）

《治政之道》公開的第二年，淺野裕一先生也討論了這個問題。[24]淺野先生對《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全文施加訓讀，一一指出與墨家思想相關的地方，然後說「墨家提唱的十論中，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命等七論的存在已得到確認」。關於本篇的學派歸屬，他說：「《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中，一點也沒有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派的思想，整篇由墨家思想構成。因此，本篇毫無疑問出自墨家之手。」

淺野先生的研究有不少值得參考的地方，筆者也同意《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墨家文獻的結論。然而，淺野先生完全沒有參考陳民鎮、李守奎等學者的意見，一味列舉《治政之道》中與墨家思想相關的地方，就把本篇認定爲墨家文獻，這個做法是很有問題的。例如，如下文所述，《治政之道》3 號簡「上風，下草」云云的話亦見於《論語・顏淵》等儒家文獻，因此淺野先生說《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一點也沒有儒家思想是不準確的。他忽視本篇與墨家以外的學派思想的共通點，只列舉本篇與墨家思想的共通點。通過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對持有不同看法的學者沒有任何說服力。

筆者認爲，《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有不少論述與墨家文獻有直接聯繫，這些論述不可能源自墨家以外學派的類似思想。不僅如此，本篇中還有明確批評儒家的地方，表明

---

[22] 陳民鎮：〈讀清華簡《治政之道》筆記〉，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s://pan.baidu.com/s/19mtzWtkB34g4M0wbrUrG-A），2019 年 11 月 22 日。〈清華簡《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思想性質初探〉，《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20），頁 48–52。

[23] 李守奎：〈清華簡《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與文本的幾個問題〉，同註 18，頁 49。

[24] 淺野裕一：〈清華簡『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の墨家思想〉，《集刊東洋學》第 123 號（2020），頁 1–21。

本篇不是儒家所寫的。以此爲根據，可以確定《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出於墨家之手。

（二）關於《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墨家文獻的證明

關於《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所見的與墨家文獻密切相關的論述，馬騰、淺野裕一等學者已經指出了許多，現在我們再做同樣的事也沒有太大的意義。筆者認爲，重要的是證明這些「與墨家文獻密切相關的論述」爲什麼只能是墨家寫的、爲什麼不可能是其他學派的類似思想。在此基於以上認識，舉出一些很明顯的例子，稍微詳細地加以分析。

1、非命思想

《治邦之道》22～27 號簡云：

> 愚者曰：「在命。」曰：「夫邦之弱張、陞(?)落有常，[25]譬之若日月之敘，弋陰弋陽。」
>
> 曰：彼豈其然哉？彼上有所可感，有所可喜。可感弗感，可喜弗喜，故墜失社稷，子孫不屬。可感乃感，可喜乃喜，故常政無忒。彼上之所感：邦有癘疫，水旱不時，兵甲驟起，盜賊不弭，仁聖不出，讒人在側弗知，邦獄衆多，婦子贅[26]（假），[26]市多臺，五種貴。上乃憂感[27]以知之于百姓，乃恤其政，以遇其故，曰：「吾焉失此？毋乃吾敷均，是其不均？侯〈医（毆）〉吾作事，是其不時乎？侯〈医（毆）〉吾秈稅，是其疾重乎？医（毆）吾爲人臯戾，已孚不稱乎？」故萬民慊病，其粟米六擾敗竭，則鬻賈其臣僕，贅位（贊）其子弟，[28]以量其師尹之徵，而上弗知乎？此物也，每弋之發也，足以敗於邦。古（故）方（旁）敉（擇）君目，以事（使）之于邦𠂤（及）亓（其）坐（野）郢（鄙）四隩（邊），[29]則亡（無）命大於此。

---

[25] 陞，清華簡（八）釋作「[illegible]」。此字不識，我們暫從清華簡（九）的釋文（頁 152）。

[26] [illegible]，整理者讀爲「賈」。今按，此字當讀爲「假」，是借貸的意思。

[27] 「[illegible]愙」的意思不詳。整理者把它讀爲「靖殛」，但文意不通。今按，《說文・心部》云：「愙，疾也。从心亟聲。一曰：謹重皃。」如果把「愙」理解爲「謹重皃」，似能講通此處的意思。

[28] 「贅位」之「位」讀爲「贊」，是周悅、白於藍兩位先生的意見，說見〈清華簡補釋三則〉，《中國文字研究》第 31 輯（2020），頁 91。附帶講，周、白論文還指出，上文「慊病」是窮約困苦的意思，下文「量其師尹之徵」是填滿師尹所徵取之賦稅的意思。

[29] 「郢」讀爲「鄙」，從鄔可晶先生的意見，說見〈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札記〉，《簡帛》第 23 輯（2021），頁 100-102。

這段首先引用「愚者」的話，其大致意思是國家的興衰有命運，不是人的努力所能改變的。作者接著否定「愚者」的這句話，說爲政者有該憂慮的事，也有該高興的事；如果不憂慮該憂慮的事、不爲該高興的事高興，那麼國家會滅亡。然後列舉爲政者應爲政者應該憂慮的事情，最後說這些該憂慮的事情如果發生，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項，都能導致國家敗落。

對我們的討論而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話。整理者對此句的理解有問題，沈培先生對此有很精到的解釋：

> 整理者對「以事之于邦」的理解有誤，應當讀爲「以事（使）之於邦」。「使」跟後面的「命（令）」相應。因此，前面的「方敉」一定是好的意思，或可讀爲「旁擇」。「事」用爲「使」，已見於《治邦之道》簡 20，不必疑。
> 整句話可以讀爲「故方（旁）敉（擇）君目，以事（使）之於邦及其野陲（鄙）四隩（邊），則無命大於此。」簡文文義是廣擇君之耳目，讓他們使之於這些地方（野鄙四邊），簡文作者認爲這才是最重要的，沒有哪個命比它更重要。[30]

按照沈先生的解釋，《治邦之道》的這句話徹底否定了所有「命」的重要性。[31]陳民鎮先生說：「《治邦之道》並不否定天命的存在，只是認爲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爲政中更爲關鍵。這一觀念，實際上是與《荀子》『天人之分』的觀念相契合的。」[32]這種解釋恐怕不能成立。

這段論述顯然是墨家的非命論。李承律先生曾對墨家的非命論加以分析，說：「（墨家的非命論）要批評和克服的是有命論者之說，目標是通過人（王公大人、百姓）的努力確立富國、人口增加及刑政。」[33]《治邦之道》這一段的內容正是如此。

《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作者罵有命論者「愚者」，這是一個很嚴厲的批評。這一句的存在表明《治政之道》中反映着當時的學派對立，而且該篇的作者有明確的學派立場。因此，「融合諸說，不拘一家」這種說法也不能成立。

這個「愚者」指的是哪個學派？筆者認爲是儒家。《墨子・公孟》云：

>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椁，多爲衣衾，送死若徙，

[30] 沈培：〈談談語法觀念和知識在研讀戰國竹書中的作用〉，廈門大學中文系講座，2020 年 7 月 16 日。此說轉引自陳書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校釋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21），頁 288。

[31] 沈培先生似乎認爲此「命」是命令的意思，這一點我們不敢苟同。此「無命大於此」之「命」與上「在命」之「命」相應，當是命運的意思。

[32] 陳民鎮：〈清華簡《治邦之道》墨家佚書說獻疑〉，同註 21，頁 146。

[33] 李承律：《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07），頁 353。

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墨子說「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其中之一是「認爲天命是存在的，貧富、壽命、國家的治亂安危都有定數，無法增減」。他還說：「如果上位者實行這個政治，必定不會聽政；如果下位者實行這個政治，必定不會做事。此事足以喪失天下。」在此所說的儒家的命論與《治邦之道》「愚者」的命論一致。可以說，這個批評是墨家批評儒家的套路。[34]這句話的存在表明《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不可能是儒家著作，而只能是墨家著作。

《治邦之道》引用的命論是傅斯年所謂的命定論。[35]或許有些人認爲儒家主張的命論不是命定論，因此《治政之道》的「愚者」不是儒家。但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因爲儒家主張命定論是墨家塑造——甚至可以說捏造——的儒家形象，儒家有沒有真的主張過這種有命論就沒有關係。在此重要的是，墨家把命定論定性爲儒家的命論，而《治邦之道》所講的命論與墨家著作中儒家主張的命論完全一致。

這段論述是《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末尾。也就是說，墨家特有的非命思想佔據該篇的關鍵位置。這是該篇爲墨家著作的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2、尚賢思想

《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主題是「興人」。本篇所謂的「興人」是任用人才的意思，與「廢人」相對。[36]「興人」實際上的意思是要任用賢人，因此「興人」說的其實是尚賢。

本篇作者認爲，統治者要慎重的是「興人」。《治政之道》3～4 號簡云：

故爲上者，不可不慎。上何所慎？曰興人是慎。夫四輔，譬之猶股肱，一□不及，則不成人。皆知其於身之若是，而不感其四輔之與是同。

《治政之道》接著云：

[34] 《墨子．公孟》還有如下一段：「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蓧而去亓冠也。』」公孟子是儒家。

[35]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2–105。

[36] 井上了先生告知筆者，「興」的這種用法亦見於傳世文獻。例如《賈誼新書．修政語下》云：「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此外，《淮南子．本經》有「進賢而退不肖」一句，今本《文子．下德》與此相應的句子寫作「興賢廢不肖」。

曰：「昔黃帝方四面。」夫豈面是謂，四佐是謂。黃帝不出門闔，[37]以知四海之外。是鄉有聖人，必知之；是鄉有暴民，必知之。故天下之賢民皆興，而盜賊無所中朝立。（6～7 號簡）

前者「四輔」與後者「四佐」所指相同，是輔佐國君的四位大臣。他們成爲國君的耳目，把自己看到的任何事情都向國君匯報。因此，只要選對了四輔（四佐），「天下之賢民皆興，而盜賊無所中朝立」，能夠徹底實現尚賢思想。

如果「興人」不當，國君會被臣下取代。《治政之道》32～34 號簡云：

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盡自失秉。……遠監夏后、殷、周，邇監於齊、晉、宋、鄭、魯之君，是盡夫興人之過者。苟其興人不度，其廢人必或不度。

通過這些論述能夠看出，本篇作者以國君爲對象說明「興人」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本篇的論述，國君「興人」主要是讓賢人成爲自己的耳目。這些論述還有另一層意思，國君雖然要「興人」，但實權要掌握在自己手中。[38]這是本篇尚賢思想的特殊之處，與傳世文獻中所見的尚賢思想頗不相同。這種尚賢思想應該是根據當時的社會情勢想出來的。春秋戰國之際，國君要防範被臣下篡位，因此不能給臣下太大的權力。

「興人」一詞不見於《墨子》中，《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對尚賢意義的解釋與《墨子・尚賢》不同，但也有不少論述與《墨子・尚賢》極爲相似，本篇的尚賢思想與墨家尚賢思想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在此舉幾個例子：

①《治政之道》7 號簡[39]

比政【之□】，量德之賢，是以自爲。匡輔左右，非爲臣賜。

《墨子・尚賢中》：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

②《治政之道》13～14 號簡

彼上聖則衆愚罷，[40]愚罷則聞命，聞命則服以可用，威以彌篤益者。

[37] 闔，簡文是「檜」，整理者讀爲「檜」，此從蔡偉先生意見，說見蔡偉：〈清華簡《治政之道》小札一則〉，《古文獻叢札》（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頁 23-25。

[38] 《治政之道》33 號簡云「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盡自失秉」，講明了這一點。

[39] 這個例子承蒙大西克也先生指教。

[40] 罷，簡文是「悾」，整理者讀爲「疲」。今按，此字似當讀爲罷，是無能的意思。例如《荀子・非相》

《墨子·尚賢中》：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

③《治政之道》29～30 號簡

唯今之王公獨不欲治而欲亂哉？緊取相廢興，未軌於聖人，使有色，舉富貴，故度事謀圖，大患邦中之政、四國之交，是以多失。

《墨子·尚賢中》：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

「興人」是貫徹《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全篇的主題，用墨家的許多思想說明尚賢的重要性。例如上引「旁擇君目，以使之于邦及其野鄙四邊」是從墨家非命思想的角度主張的尚賢思想。這種論述方法表明，本篇的「興人」與墨家思想緊密相連，不可分割。

陳民鎮先生說「戰國諸子多主張任賢使能，是爲當時士人階級崛起的反映。如《孟子·公孫丑上》云『尊賢使能』,《荀子》中《王制》《富國》《君道》《強國》《君子》諸篇一再強調『尚賢使能』，便與《墨子》同調」云云。[41]但只要稍加分析就應該能看出來，《墨子·尚賢上》與《治政之道》不僅「同調」，內容、邏輯、詞彙都有不少一致之處。這只能是墨家的尚賢思想，而不可能是其他學派的尚賢思想。

3、兼愛思想

《治邦之道》13 號簡云：

故資裕以易足用，[42]是以有餘，是以敷均於百姓之溓（兼）𣎵（利）而悬（愛）者。

整理者注〔五六〕云：

云：「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賢」與「罷」相對，可以參考。

41 陳民鎮：〈清華簡《治邦之道》墨家佚書說獻疑〉，同註 21，頁 140。

42 整理者此處的斷句是「故資裕以易足，用是以有餘」。此處的斷句承蒙何家興先生指教。

> 㶳，從水，兼聲，讀爲「兼」。𣥂，從「利」字古文，讀爲「利」。《墨子・天志上》：「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墨子・法儀》：「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荀子・非十二子》：「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者，義同於「之」，見《經詞衍釋》卷九（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第一六六頁）。

陳民鎮先生認爲，「兼愛」這個詞不只見於墨家著作，因此「百姓之兼利而愛者」不一定來自墨家。陳先生引用的例子如下：[43]

> 《荀子・王制》：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
> 《荀子・富國》：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
> 《管子・版法》：兼愛無遺，是謂君心。
>
> 《經法・君正》：兼愛無私，則民親上。
>
> 《韓非子・五蠹》：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

我們同意整理者的看法，認爲陳民鎮先生的意見難以成立。的確，《荀子》的幾個例子和《韓非子》的例子能夠證明儒家也主張「兼愛」。但如上所述，《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戰國早期（大約公元前 380～370 年）撰寫的。考慮當時的情況，主張兼愛的恐怕只有墨家。

眾所周知，孟子嚴厲批評兼愛思想，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利」也是早期儒家反對的概念，如《論語・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憲問》「見利思義」，《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等。[44]從這些記載

---

[43] 陳民鎮：〈清華簡《治邦之道》墨家佚書說獻疑〉，同註 21，頁 142。

[44] 李承律先生全面梳理《論語》、《孟子》中所見的「利」，說：「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早期儒家）將利和義區分開，認爲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東西。除了一部分例外，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制止或排斥利的追求。」說見李承律：《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同註 33，頁 261。

看，早期儒家都不主張「兼愛」和「利」。儒家開始使用「兼愛」、「兼利」是戰國晚期的事（其實只有荀子才用這些語詞）。在荀子之前，儒家中恐怕沒有人把「兼愛」和「利」兩個都接受。荀子活動的時代比《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撰寫年代晚很多，[45]因此引用《荀子》、《韓非子》中所見「兼愛」、「兼利」的例子說《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兼利而愛」也有可能來自儒家思想，沒有太大的說服力。

剩下的《管子・版法》和《經法》的例子，恐怕只能說明這句話來自墨家，而不能作爲墨家以外的學派主張兼愛的證據。對我們的討論而言，這兩例恐怕說明不了什麼，在此不多作解釋。

總之，考慮戰國早期的思想情況，只有墨家主張「兼愛」，因此可以確定《治邦之道》「兼利而愛」來自墨家思想。

以上只介紹《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所見的非命、尚賢、兼愛三個思想，其實本篇中還能看到節用、節葬等思想。的確，儒家等其他學派也主張類似的思想，如果把這些思想逐個地拿出來加以討論，或許可以說這些思想既見於墨家的言論，亦見於儒家的言論。然而，這麼多的墨家口號同時出現在一篇文章中，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在墨家以外的學派著作中恐怕難以找出這樣的一篇。

（三）論述風格

知道《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墨家著作，就能發現本篇的論述方式與《墨子》——尤其是《尚賢》到《非命》的所謂十論——非常相似。這能夠說明，本篇的作者不只是主張墨家思想，而是使用墨家的論述手法主張墨家思想。在此舉幾個例子說明這一點。

1、「昔」之統治者與「今之王公」的對比

賈連翔先生說：「從論述邏輯上看，簡文作者每每採用『昔』、『今』對比的方式，《治政》《治邦》也是一以貫之的。」[46]這確實是《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很顯著的一個特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之王公」這個詞。「昔」之統治者與「今之王公」的對比有如下兩段：

---

[45] 根據池田知久先生研究，荀子大約公元前 315 年出生於趙國，大約前 265 年去齊國遊學，前 255 年去楚國任蘭陵令，前 238 年被解除蘭陵令之職，此後一直以蘭陵爲家，卒年不明。參看〈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收入《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84–168。

[46] 參看賈連翔：〈從《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戰國竹書「同篇異制」現象〉，同註 17，頁 44。

昔之爲百姓牧，以臨民之中者，……此所謂惠德。**今之王公**，以衆征寡，以強政弱，……或曰此武德。（《治政之道》11～16 號簡）

故昔之有國者，明政以來之，審教以撫之。[47]……唯**今之王公**獨不欲治而欲亂哉？緊取相廢興未軌於聖人，使有色，舉富貴，故度事謀圖，大患邦中之政、四國之交，是以多失。（《治政之道》26～30 號簡）

「今之王公」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墨子》十論常用的「王公大人」。「王公大人」這個詞在《墨子》中俯拾皆是，例如：

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尚同中》）

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非攻下》）

這兩例都是前面說「先王」或「古者聖王」如何，然後說「今王公大人」如何。《墨子》的這個論述方式很有特色，恰好與《治政之道》一致。

2、頻繁使用比喻

《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在行文上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頻繁使用比喻。我們看具體的例子。《治政之道》中有五例：

夫四輔，譬之猶股肱，一□不及，則不成人。（4 號簡）

故夫君臣之相事，譬之猶市賈之交易，則皆有利焉。（9 號簡）

譬之若金，剛之盡毀，柔之盡鉅。鉅猶可復，毀則不可屬。（22～23 號簡）

武威，譬之若蓼蒚之易戲；文威，譬之若溫甘之𣏌（隹）𣎵（罈）。（23 號簡）

[47] 「審」，整理者釋作「鈿」，讀爲「欽」，此從斯行之（網名）的意見，說見簡帛網論壇〈清華九《治政之道》初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6，2019 年 11 月 30 日。

彼庶民，譬之若飛鳥之相柘（次），雖所安之木，夫豈可強哉？（25～26 號簡）

《治邦之道》中有兩例：

彼聖士之不由，譬之猶歲之不時，水旱、雨露之不度，則草木以及百穀曼生，[48]以瘠不成。（7/51 號簡）

后王之訓教，譬之若溪谷⿰（8/52 號簡）

《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幾乎每段論述都使用比喻。如此反復使用比喻，有點給人以呆板的感覺。

這個特徵與《墨子》的論述風格非常相似，尤其《墨子》十論頻繁使用比喻，例如：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尚賢上》）

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尚同上》）

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兼愛上》）

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中》）

以上都是墨子的話中使用的比喻，「譬之猶」、「譬之若」等說法與《治政之道》一致。

不僅《墨子》十論，其他各篇中出現的墨子也經常使用比喻，例如：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

[48] 曼，整理者認爲此字讀爲「慢」或「晚」。今按，曼在此不用破讀，是「無」的意思，如《法言・五百》：「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參看宋福邦等：《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曼」第 13–15 條，頁 1048。

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耕柱》)

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貴義》)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公孟》)

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問》)

此外，「墨辯」之一的《小取》開頭一段說明辯論的各種手法，其中有「辟（譬）也者，舉也（它）物而以明之也」一句。可見墨家把比喻看作辯論的一個主要手法，有意地經常使用。《墨子》各篇中的墨子只是實踐墨家的辯論方法而已。《治政之道》《治邦之道》頻繁使用比喻，應該是學這個手法。

3、邏輯性強

李守奎先生說《治政之道》「文章寫得曉暢通達，邏輯性很強，但這些思想方略無多新奇，同時代的諸子多有類似的論述。」只要通讀一遍《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就不難看出這一點。

衆所周知，墨家是邏輯性極強的學派。渡邊卓先生說「理論精神」是墨家的特徵之一：

墨家的邏輯性從一開始就極強。當初他們並用比喻和推理，在這個樸素的階段就已經知道，要想出對策，必須搞清楚事情的原因。……「墨辯」諸篇不僅收錄墨家日常使用的詞彙，及通過與論敵爭論發現的命題的解說，還收錄辯論的意義和方法論；也論及蓋然性、假設、規範、比喻、推理、類推等問題。這些事實不外是墨家在日常生活中認真考慮墨家內部的傳達、說服別人、駁倒詭辯等問題，爲思考的語言化費盡心思的痕跡。其他學派的奇才與論敵辯論，伺機使用說服、煽動、迎合、諷刺、恐嚇、撫慰、贊同、反對、辯明、宣傳等各種手段，其手法極爲巧妙，這種靈氣在墨家論著中很少見到。墨家的風格與此相

> 反，試圖在懇切、詳細、執拗、土裏土氣中尋找語言和邏輯，提出正論。這種老實的努力確實在墨家思想中可以見到。[49]

《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確實具有這些特徵。例如本篇頻繁使用比喻，似可以說是渡邊先生所謂「並用比喻和推理的樸素的階段」。

我們說《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具有墨家著作的論述風格，並不是想以此證明本篇是墨家著作，因爲以上所說的論述風格並不是墨家特有的。我們只是想說，如果本篇是墨家著作，其論述風格就很好解釋。

（四）關於作者和撰寫年代的進一步推測

筆者相信，通過以上論述可以證明《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作者不僅利用墨家思想撰寫這篇文章，而且按照墨家的邏輯、使用墨家文獻中常見的很有特色的語詞、實踐墨家的辯論方法，來主張墨家思想。如果這個結論不誤，本篇的作者是地地道道的墨家。

關於本篇作者的屬性，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李守奎先生認爲《治政之道》的作者很可能是楚人：

> 本文的作者很可能是楚人，文字呈現出典型的楚文字特徵。目前所見楚文字文獻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典型的楚文字，一類是受抄本的底本等因素影響的非典型楚文字。清華簡中有些篇章帶有三晉文字因素，但《楚居》與本輯的《治政之道》《成人》等篇都是用典型的楚文字書寫。從文字特徵上看不出外來因素。文中提到要借鑒歷史教訓：「遠監夏后、殷、周，邇監於齊、晉、宋、鄭、魯之君」，作者似乎自外於這些國家。除了文章提到的列國外，還有處於邊遠的秦、楚、燕三國沒有發生巨變。燕國不參與中原之事，秦人沒有此文的思想，只有楚人的可能性最大。
>
> 簡文列舉祭祀對象有「山川、丘社、后稷，以及吾先祖皇示庶諸神」，把「后稷」與「吾先祖」分開，表明作者與后稷不是同祖關係。后稷是周之祖先，《詩·大雅·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在周人那裏，后稷作爲先祖、農官、穀神等彼此關聯，不會完全割斷其間的聯繫。楚人等非姬姓國，把后稷作爲單純的自然神就合理了。此文作者與墓主即使不是同一個人，墓主也應深受其影響。

[49] 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同註 11，頁 672–673。

[50]

筆者認爲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假說。如果此說能成立，再加上筆者的結論，那麼本篇的作者是楚國墨家。

根據文獻記載，楚國墨家被捲入吳起變法的風波中，遭受了極大打擊。楚悼王死後，楚國的宗室大臣聯合殺了吳起。當時吳起趴在悼王遺體上，作亂的人們射殺了吳起，同時也射中了悼王遺體。悼王之子肅王登基，就拿此事肅清了那些作亂的楚國貴族。[51]當時贊助墨家鉅子的陽城君在被肅清的楚國貴族中，墨家受到此牽連，面臨了滅絕的危機。此事在《呂氏春秋．上德》中有詳細的記載：

>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於前。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52]

墨家鉅子孟勝率領弟子死守陽城君的封國，最後與 180 名弟子集體自裁。在這個事件中，墨家弟子徐弱說「絕墨者於世」，孟勝把鉅子的位子傳給宋國的田襄子。可以想見，楚國的墨家經過了這個事件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李守奎先生說，《治政之道》「文中對征戰的一再否定，或許就是針對吳起改革的相關

[50] 李守奎：〈治政之道的治國理念與文本的幾個問題〉，同註 18，第 47–48 頁。

[51] 《史記．吳起列傳》：「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52] 本文所引《呂氏春秋》爲王利器校本。〔戰國〕呂不韋撰，王利器校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

內容的『撥亂反正』」。這個意見有一定的道理，但考慮楚肅王即位時的情形，肅王時期的楚國墨家恐怕無力「撥亂反正」。因此，本篇的撰寫應該在孟勝事件發生之前，即悼王在位時。

上文說過《治政之道》這句話反映的是公元前 380～370 年的局勢，孟勝事件發生在悼王去世的公元前 381 年，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點。這讓我們更加相信，本篇的撰寫年代應該離公元前 380 年不遠。

四、《治政之道》中所見的賞罰思想

《治政之道》3 號簡云：「上風，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惡，下亦惡之。」戰國時代的人廣泛相信這是孔子說的話。這句話見於《治政之道》的開頭一段，可以說本篇開宗明義提出儒家思想。如果《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墨家著作，此事應該怎麼解釋？

我們先看《治政之道》的相關論述：

> 上施教，必身服之；上不施教，則亦亡責於民。今或審用刑以罰之，是謂賊下。下乃亦巧所（詐?）以誣上，故上下離志，百事以亂。上不爲上之道，以欲下之治，則亦不可得。上風，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惡，下亦惡之。故爲上者，不可不慎。上何所慎？曰興人是慎。夫四輔，譬之猶股肱，一□不及，則不成人。皆知其於身之若是，而不感其四輔之與是同。（2～4 號簡）

這一段的主要意思是：要治理好國家，統治者必須首先施教，並且親自實踐，而不能用賞罰來強迫人民。只要統治者喜歡，人民就跟着喜歡統治者喜歡的事。統治者的愛好是通過「興人」來表現的，因此登用人才必須要慎重。這一段是根據「上之所好，下亦好之」的道理來主張「興人」的重要性。

17 號簡也簡潔地說明這個意思：

> 昔夏后作賞，民以貪貨；殷人作罰，民以好暴。故教必從上始。

這句話的意思是賞罰讓人民變得貪財和暴力，可見《治政之道》的作者一概否定賞罰在治國中的作用。「教必從上始」一句，要求統治者通過親自實踐來教化民衆，實際上是「上

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惡，下亦惡之」的意思。

下面看一下把「上風，下草」引爲孔子之語的儒家文獻：

①《論語・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②《禮記・緇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③《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53]

比較這三個例子，《論語・顏淵》說「統治者只要行善，人民也會跟著行善」，《禮記・緇衣》和《孟子・滕文公上》則說「人民比統治者更喜歡統治者喜歡的東西」，比《論語》更加誇大統治者對人民的影響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論語》在否定刑罰作用時講這句話，《緇衣》也似乎用這句話主張統治者讓老百姓服從命令不需要刑罰，但《孟子》引用這句話的場面與刑罰毫無相關。這些差異可能反映著這三篇形成年代的差異。

就《治政之道》而言，「上之所好，下亦好之」這個說法與《論語・顏淵》比較接近，對賞罰的看法也與《論語》中所見孔子的看法一致。似乎可以說，《治政之道》對賞罰的態度與《論語》最接近，《治政之道》的作者準確理解和利用孔子的話。

其實，《墨子》中也能看到類似的說法。例如《兼愛中》云：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

[53] 本文所引《論語》、《禮記》、《孟子》爲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本。〔戰國〕不詳撰，〔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清〕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戰國〕不詳撰，〔魏〕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戰國〕不詳撰，〔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

「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一句與《治政之道》「上之所好，下亦好之」很相似。《墨子・兼愛中》根據「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的道理要求國君實踐兼愛，《治政之道》根據「上之所好，下亦好之」的道理主張尚賢，兩者使用相同的套路。這些話似乎可以看作《論語・顏淵》「子欲善，而民善矣」的翻版。

墨家文獻引用孔子的話，雖然令人詫異，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根據《墨子》的記載，墨子有時肯稱引孔子，而且毫不隱瞞這一點。《墨子・公孟》云：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

墨子與程子辯論，稱引了孔子的話。程子說：「您平時批評儒家，這回爲什麼要稱引孔子的話？」墨子回答說：「因爲這是合理而不可更改的話。」筆者不是說這是墨子和程子的真實對話，而是說我們通過這段記載可以知道墨子在戰國時代墨家心目中是怎樣的人。換句話說，墨家的人認爲，只要孔子所說有理，墨子就能坦率地接受其意見。

如果這個說法能成立，有些文獻即使裏面出現孔子的話，也不一定是儒家文獻。就《治政之道》《治邦之道》而言，與其根據這句話認爲是儒家文獻，不如認爲是在墨家的這種風氣中形成的著作。

根據渡邊卓先生研究，墨家本來站在社會弱者的立場否定賞罰。但隨着時代推移，國家形態從城邦國家變成領土國家，墨家把說服的主要對象從社會下層的人轉向了國君。爲了逢迎國君的政策，墨家開始肯定賞罰的功用。[54]《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渡邊先生的這個結論。但渡邊先生的意見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渡邊先生認爲，早期墨家認爲兼愛、尚賢等墨家理想的實現要依靠每個人自發的行動；主張通過國君率先實踐來實現，已經開始依靠統治者，這是中期墨家的特徵。也就是說，渡邊先生認爲墨家思想經過了這樣的演變：通過每個人自發行動來實現→通過國君率先實踐來實現→通過賞罰來實現。這個理解是很有道理的，但現在有一點需要修正：墨家開始主張通過國

[54] 參看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同註 11，頁 479、503、605-606。

君率先實踐來實現墨家理想的時間，比渡邊先生設想的早。

綜上所述，《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出現告訴我們，早期墨家否定賞罰，這個思想源自儒家思想。《墨子》中，明確反對賞罰的是《尚賢上》、《兼愛中》兩篇，但這兩篇沒有提到孔子，並且大大改變了孔子的原話，讓人看不出墨家反對賞罰的思想來源。《治政之道》與此不同，原封不動地利用孔子的話，讀者很容易就能看出這句話出自何人。從這一點看，《治政之道》的撰寫手法比《尚賢上》和《兼愛中》更樸素。因此筆者認爲，《治政之道》的撰寫年代比《兼愛中》和《尚賢上》還要早。

如果以上所論大致不誤，《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目前可知的墨家著作中撰寫年代相當早的一篇。

五、結語

本文討論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及《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學派歸屬，論證這兩篇文獻是墨家著作，並指出《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撰寫年代離公元前 380 年不遠。渡邊卓先生認爲早期墨家和中期墨家的分界在於孟勝事件。[55]按照這個時期劃分，《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早期墨家最晚期的著作。

本文的目的是搞清楚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及《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學派歸屬，以提高這些文獻的資料價值。如果能確定這些文獻是墨家著作，我們利用這些文獻能夠更加深入地討論墨家。在本文結束之際，簡單地講一下這些文獻的出現對墨家研究會帶來怎樣的進展。

（一）闡明早期墨家的真實情況

傳世文獻中，墨家著作基本上只有《墨子》五十三篇，[56]其中可以確定爲早期墨家著作的文章可謂鳳毛麟角，我們通過《墨子》諸篇的分析找出早期墨家的特徵有很大的困難。現在有了清華簡中的墨家著作，據此能夠指出早期墨家的一些特徵。

本文根據《虞夏殷周之治》（和上博簡《容成氏》），指出早期墨家廣泛接受退步史觀；根據《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指出早期墨家否定賞罰是受儒家的影響。這是其中的一例。

[55] 參看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同註 11，頁 685–686。附帶講，中期和晚期的界限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

[56] 確切地說，《呂氏春秋》中也有不少出自墨家之手的文章，參看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同註 11，頁 560–561。

（二）發現更多的墨家文獻

目前可知的出土戰國古書中，學界一致認爲是墨家著作的文獻，應該可以說一篇也沒有。雖然有些文獻學界廣泛認爲與墨家思想密切相關，但在它們是否墨家著作這個問題上，恐怕都沒有定論。依筆者看，其主要原因是我們對早期墨家的了解很有限。因此，如果能更多了解早期墨家的面貌，我們或許能從出土戰國古書中找出更多的墨家著作。

例如《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很多論述與《墨子》的記載極爲相似，但因爲本篇中也有一些來自儒家的論述，有些學者提出「戰國中晚期諸子思想交融的產物」、「儒、墨等戰國諸子共有的思想」等看法。我們反而認爲，這就是早期墨家思想的特徵。墨家當初接受了不少儒家思想，如《呂氏春秋・當染》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因此早期墨家著作中能看到儒家影響是很自然的事。[57]如果不了解這一點，與儒家思想有共通點的墨家文獻都被認定爲戰國晚期的儒家文獻。

（三）推動《墨子》各篇形成年代的研究

在《墨子》各篇形成年代的研究方面，渡邊卓先生取得卓著成果。渡邊先生比較《墨子》各篇的內容，找出各篇在思想上的差異，根據這個差異構擬墨家思想的演變過程，進而確定各篇內容在思想演變中的位置。依筆者看，這個方法雖然可以確定各篇之間的先後關係，但要判斷具體的形成年代，由於缺乏直接可靠的證據，不得不包含相當程度的推測。現在，像《治政之道》《治邦之道》這種撰寫年代相當清楚的文獻出現，我們可以把它作爲一個標準。

根據各篇的文章格式和內容，《墨子》全書可以分爲五類：

【第一類】《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

【第二類】「十論」二十三篇

[57] 渡邊先生引用《呂氏春秋・當染》和《淮南子・要略》的記載，認爲墨子年輕時在魯國師從儒家之人，並說「這些傳說與《墨子》的早期著作——如《兼愛》、《非攻》各上篇——所暗示的事實也奇妙地一致」（《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同註 11，頁 716–717）。

【第三類】「墨辯」六篇（《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

【第四類】《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

【第五類】「兵技巧書」十一篇（《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傳》、《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

依筆者之見，《治政之道》《治邦之道》能爲《墨子》十論形成過程的探索提供很重要的線索。墨家十大主張中，明確見於《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是尚賢、兼愛、節葬、非命四個。其中兼愛和節葬只是簡單提及，我們無法知道當時是用怎樣的邏輯主張的。剩下的尚賢和非命，與《墨子》的《尚賢》三篇及《非命》三篇相比，其邏輯頗不相同。這表明，十大主張的出現和《墨子》十論的形成不是同步的。

例如，渡邊先生認爲《非命》三篇是晚期墨家的著作，據此認爲非命論是末期墨家提出來的。[58]現在，根據《治政之道》《治邦之道》可以知道早期墨家已經提出非命論，因此不得不說渡邊先生的看法在這一點上是錯誤的。但《治政之道》《治邦之道》非命論的邏輯與《非命》三篇很不相同，這可能說明《非命》三篇的形成年代較晚，因此渡邊先生對《非命》三篇形成年代的研究仍然有成立的可能。

總之，我們不能根據《墨子》十論的形成年代來判斷十大主張的出現年代。恐怕墨家爲了每個主張不斷打磨證明方法，最後以《墨子》十論三十篇的形式固定。

饒有趣味的是，《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的立命論與《墨子・公孟》中的一段極爲相似。渡邊先生說「《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四篇中，雖然可能有一些內容能讓我們了解墨子的真實面目，但戰國中期到末期潤色或仿造的內容也有不少。」[59]此說可能大體上可從，但《公孟》的例子告訴我們，第四類各篇所收的有些故事在戰國早期已經出現。

另外，第一類的《三辯》與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內容基本相同，據此可知《三辯》至少一部分內容有較早的來源。渡邊先生說：「從《親士》到《三辯》的七篇……情況很複雜，除了較早形成的《法儀》外，大都可以視爲戰國末期受到其他學派——尤其儒、道兩派——的影響而撰寫的墨家雜録。」[60]這個結論仍然能成立，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說這七篇不是從頭到尾都在戰國晚期寫成的，可能有不少內容是在戰國早期作品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

[58] 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同註 11，頁 487–491、517–518。
[59] 同前註，頁 539。
[60] 同前註，頁 532。

總之，清華簡中所見墨家著作的出現告訴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爲《墨子》十論以外的諸篇都是戰國晚期的作品。

以上是筆者在撰寫本文時想到的一些想法，可以討論的問題應該還有很多。希望本文引起更多學者對出土文獻中所見墨家著作的關注，把墨家研究推到新的階段。

附記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絶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項目號 20VJXT018）、「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劃項目「《殷周青銅器綜覽》中譯」（項目號 G321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說明

本文的日文版已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 26 號（中國出土資料學會，2022 年 7 月）上發表。2022 年 11 月 20 日，承蒙佐藤將之先生和黎智豐先生好意，在「《墨子》文本形成及其哲學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用中文匯報小文的主要內容。其後，承蒙張書豪教授和佐藤將之教授的推薦，將小文的中文修訂版投給本刊。

筆者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發表時，由於字數限制，刪去了一些內容，此次補回那些刪去的部分做了翻譯。此外，根據審稿專家的意見做一些修改。

在此，向爲小文的發表給予支持和幫助的先生們致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戰國〕不詳撰，〔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清〕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戰國〕不詳撰，〔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戰國〕不詳撰，〔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戰國〕不詳撰，〔魏〕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戰國〕呂不韋撰，王利器校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戰國〕不詳撰，張覺校疏：《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二、近人論著

蔡　偉：〈清華簡《治政之道》小札一則〉，《古文獻叢札》，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22 年。

陳民鎮：〈清華簡《治邦之道》墨家佚書說獻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9）。

———：〈清華簡《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思想性質初探〉，《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20）。

陳書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校釋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21 年。

池田知久：《老莊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0 年。

————：《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3 年。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郭永秉：〈從《容成氏》33 號簡看《容成氏》的學派歸屬〉，《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2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亦收入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賈連翔：〈從《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戰國竹書「同篇異制」現象〉，《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20）。

李承律：《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07 年。

李守奎：〈清華簡《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與文本的幾個問題〉，《文物》第 9 期（2019）。

李學勤：〈長臺關竹簡中的《墨子》佚篇〉，《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馬　騰：〈論清華簡《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9）。

淺野裕一：〈清華簡『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の墨家思想〉，《集刊東洋學》第 123 號（202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

饒宗頤〈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成氏》——兼論其與墨家關係及其他問題〉，《九州學林》總 1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

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沈　培：〈談談語法觀念和知識在研讀戰國竹書中的作用〉，廈門大學中文系講座，2020 年 7 月 16 日。

石小力：〈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8）。

鄔可晶：〈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札記〉，《簡帛》第 23 輯（2021）。

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華學》第 6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亦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周　悅、白於藍：《清華簡補釋三則》，《中國文字研究》第 31 輯（2020）。

宗福邦等：《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陳民鎮：〈讀清華簡《治政之道》筆記〉，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s://pan.baidu.com/s/19mtzWtkB34g4M0wbrUrG-A），2019 年 11 月 22 日。

〈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治》初讀〉，簡帛網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46）。

〈清華九《治政之道》初讀〉，簡帛網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6）。

WORKS CITED

Anonymous (Warring States). (2000). *Lunyu zhushu* (He Yan, annot.; Xing Bing, subcommentary; Ruan Yuan et al., coll.; "Shi san jing zhu shu" zheng li wei yuan hui zheng li).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onymous (Warring States). (1986). *Mozi xiangu* (Sun Yirang, comp.; Sun Yikai, punct. & ed.).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Anonymous (Warring States). (2000). *Mengzi zhushu* (Zhao Qi, annot.; Sun Shi, subcommentary; Ruan Yuan et al., coll.; "Shi san jing zhu shu" zheng li wei yuan hui zheng li).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onymous (Warring States). (2000). *Liji zhengyi* (Zheng Xuan, annot.; Kong Yingda, subcommentary; Ruan Yuan et al., coll.; "Shi san jing zhu shu" zheng li wei yuan hui zheng li.).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Lü, Buwei. (2002). *Lüshi chunqiu zhushu* (Wang Liqi, coll. & subcommentary). Chengdu, China: Bashu Shushe.

Anonymous (Warring States). (2010). *Han Feizi jiaoshu* (Zhang Jue, coll. & subcommentary).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ai, Wei. (2022). A brief note on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 “Zhi zheng zhi dao” (1). In *Gu wenxian congzha*. New Taipei City, Taiwan: Huamulan Wenhua Chubanshe.

Chen, Minzhen. (2019). On the “lost Mohist text” hypothesis for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 “Zhi bang zhi dao”: A discussion and doubts.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pp. to be added].

Chen, Minzhen. (2020).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intellectual nature of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s “Zhi bang zhi dao” and “Zhi zheng zhi dao.”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pp. to be added].

Chen, Shuhao. (2021).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Tsinghua Warring States bamboo texts “Zhi zheng zhi dao” and “Zhi bang zhi dao,” and related issues* (Master’s thesi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Ikeda, Tomohisa. (2000). *Rō-Sō shisō* [Lao-Zhuang thought]. Tokyo, Japan: Hōsō Daigaku Kyōiku Shinkōkai.

Ikeda, Tomohisa. (2006). *Ikeda Tomohisa jianbo yanjiu lunji* [Collected studies on

bamboo-and-silk manuscripts].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Watanabe, Takashi. (1973). *Kodai Chūgoku shisō no kenkyū* [Studies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Tokyo, Japan: Sōbunsha.

Fu, Sinian. (2006). *Xingming guxun bianzheng*. Guilin, Chin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uo, Yongbing. (2008). On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Rong Cheng shi" viewed from slip no. 33. In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xue yanjiu* (Vol. 2).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Guo, Yongbing, *Gu wenzi yu gu wenxian lunji*.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Jia, Lianxiang. (2020). "Same chapter, different system" in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Evidence from "Zhi bang zhi dao" and "Zhi zheng zhi dao."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pp. to be added].

Li, Chenglü. (2007). *A study of the Confucian teaching in the Guodian Chu slips: Centering on the three Ru-type texts* [in Japanese]. Tokyo, Japan: Kyūko Shoin.

Li, Shoukui. (2019). Governing concepts and textual issues in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 "Zhi zheng zhi dao." *Wenwu*, (9), [pp. to be added].

Li, Xueqin. (1994). Lost chapters of the *Mozi* in the Changtaiguan bamboo slips. In *Jianbo yiji yu xueshushi*. Taipei, Taiwan: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Ltd.

Ma, Chengyuan. (2005).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slips] (Vol. 5).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Ma, Teng. (2019). On Mohist thought in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 "Zhi bang zhi dao."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5), [pp. to be added].

Asano, Yūichi. (2020). Mohist thought in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s "Zhi zheng zhi dao" and "Zhi bang zhi dao." *Shukan Tōyōgaku*, (123), [pp. to be added].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Tsinghua University. (2018).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 8). Shanghai, China: Zhongxi Shuju.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Tsinghua University. (2019).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 9). Shanghai, China: Zhongxi Shuju.

Rao, Zongyi. (2006). From Zunlu shi to "Rong Cheng shi" in Shanghai bamboo slips (II): On its

relation to Mohism and other issues. *Jiuzhou Xuelin*, (11), [pp. to be added].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Press.

Shan, Yuchen. (2016). *A study of the newly unearthed Chu bamboo text "Rong Cheng shi"*.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Shen, Pei. (2020, July 16). On the role of grammatical concepts and knowledge in reading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Lec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Shi, Xiaoli. (2018).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 "Yu Xia Yin Zhou zhi zhi" and ancient ritual-and-mus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 [pp. to be added].

Wu, Kejing. (2021). Reading notes on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 9). *Jianbo*, (23), [pp. to be added].

Zhao, Ping'an. (2003). The chapter title and nature of the Chu bamboo text "Rong Cheng shi." In *Huaxue* (Vol. 6). Beijing, China: Zijincheng Chubanshe. (Reprinted in Zhao, Ping'an, *Xinchu jianbo yu guwenzi guwenxian yanjiu*.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Zhou, Yue, & Bai, Yulan. (2020). Three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o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Zhongguo wenzi yanjiu*, (31), [pp. to be added].

Zong, Fubang, et al. (2003). *Guxun huizuan*.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Chen, Minzhen. (2019, November 22). Reading notes on the Tsinghua bamboo text "Zhi zheng zhi dao."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Tsinghua University (website). https://pan.baidu.com/s/19mtzWtkB34g4M0wbrUrG-A

Anonymous. (n.d.). First reading of Tsinghua Slips 8: "Yu Xia Yin Zhou zhi zhi." *Jianbo Wang Forum*.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46

Anonymous. (n.d.). First reading of Tsinghua Slips 9: "Zhi zheng zhi dao." *Jianbo Wang Forum*.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6